

# 什么是扬州

刘建武

截至8月11日24时,江苏省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85例。短短十几天,这个城市超过南京和张家界,成为新的疫情中心。

扬州,长江哺育的城市。这里,有园亭的清丽俊秀,有昆曲的精致柔美,一派江南气质,曾经那么云淡风轻,安乐祥和。一场疫情如疾风暴雨突然席卷而来,整个城市迅速转入众志成城

的迎战模式。历经数次兴衰,每一次沉寂之后,扬州必定再次走出低谷,步入新的辉煌。这座经历过“扬州保卫战”和“扬州十日”的城市,性格里有一种面对强敌绝不屈服的意志,永远怀着对美好生活的热望。这一次,与新冠病毒的搏杀,扬州人民一定会赢!

## 繁华斟在一盏茶碗里

从遥远的北方看起来,扬州就是江南,一条浅浅的长江,在这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清朝时山东临清有位文人,到苏杭一带游览后总结道:“杭州以湖山胜,苏州以市肆胜,扬州以园亭胜。”杭州有西湖,吴山,自然湖光山色俱佳;苏州商业氛围浓,则以繁华街市取胜(令今人大跌眼镜的是,那时的苏州竟然不是以园林取胜),而扬州园林亭阁方为最妙。

朱自清曾经说过,扬州从隋炀帝以来,就是文人墨客称道的地方——“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,在他心里,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;他若念过《扬州画舫录》一类书,那更了不得了。”

朱自清说的“了不得”的《扬州画舫录》,是一本清人笔记,记述了扬州的繁华烟云,在第一卷就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介绍扬州的茶社。作者说,扬州的茶肆,甲于天下,许多人以开茶社为业,而且,茶社跟园林一样漂亮,有楼台亭舍,有花木竹石,杯盘碗筷,无不精美绝伦。扬州的繁华,其实就装在一盏青花瓷茶碗里。

扬州早茶有两种,一种素茶,一种荤茶。素茶就是清茶一杯,不带点心的,已经很少见了,现在说的扬州早茶一般是指荤茶。

喝早茶,常去的是富春茶社。清早,扬州城南得胜桥的石板弄堂在熹微的晨光中醒来了,弄堂两旁,卖菜刀、鞋拔、砧板的店家,纷纷把篷布撑开了来。看到弄堂底那个六角亭时,富春茶社就到了。

最初的富春茶社倒是与《扬州画舫录》所记相符,是茶室加园林的格局。而北门外水路要道边,茶社又是另一番烟火人间的气息。水中的船行过,熟悉的老茶客和船上的老乘客隔着窗户聊几句。船上人向茶社要一壶茶或一两小点心,在河中喝着,吃着,谈着,回头再将茶壶和茶钱交给茶博士。

水边的那种茶社更值得推荐,因为每道点心、每片茶叶都浸透了家常的气息,带着淳朴的爱与温情,融进了扬州人的性格基因中,就算沧海桑田,没有了喝茶的现实条件,那也没关系,基因在,记忆在,早晚还会重振旗鼓的。

扬州人爱喝早茶,为了什么?为了充饥、解渴吗?也对,但不是本质。早上皮包水,晚上水包皮,简简单单几个字,其实蕴含着富庶繁华场景中特有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风度,喝早茶,喝的是一种态度、一种心境。

喝早茶,喝的是心情,但扬州人制作茶点是认真的。就这一碗素面,也做得有板有眼。清代诗人袁枚从南京赶到扬州喝早茶的时候,记述了扬州大厨是怎么精心打造一碗阳春面的:第一天先将蘑菇熬汁,放在那里澄清,次日再将笋熬汁备用,然后下面条,看上去是一碗清汤,却卧虎藏龙,蕴含无限想象。据说扬州定慧庵僧人制作的素面极精,只是技艺秘不示人。

(上接13版)2021年7月31日凌晨三点多,小南河村村民的工作时间,东北大地上,夏季天亮得早,还没等太阳升起,四野早就亮堂起来。

离冷菊贞住处百十米的地方,有个废弃的村供销社。老房子经风历雨30多年,是村里的“老物件儿”。但就是这天清早,冷菊贞指挥着一群村民扒了供销社的屋顶,一边指挥还一边用手机录视频。

“建酒厂的事儿终于要动工了,就和广东佛山的老板合作,村里产业又有了新路子。”冷菊贞说,村里农闲喝大酒的日子真的要一去不复返了。

“你把这拆了多败家,30多年了!”村里一位耄耋老人走过来冲冷菊贞说。

“拆了盖别的。”  
“能盖啥?”  
“今天盖酒厂,再有几年时间我给你盖大棧!”

曾经,小南河村喝酒成风,“大酒罐子”村远近闻名。每家至少有两口能装200斤的大缸,一口缸装水,一口缸装酒。那时的小南河,一年从县里买回的酒得有5吨。

从醉酒到醒酒,再到未来酿酒出售,小南河村的“蝶变”,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缩影。

最近,新的工作队入驻小南河,冷书记要离任的消息已渐渐传开。她仍然放心不下几个项



扬州瘦西湖风景区(无人机照片)。 新华社发(孟德龙摄)

没有哪家茶社敢说自己能拿“大满贯”,没关系,那就错位经营,一家茶社拿出一样单品,目标瞄准全扬州顶尖。蟹黄包谁家第一,烧卖谁家第一,蒸饺谁家第一,老茶客都心如明镜,今天吃东家,明天吃西家,这种慢生活,是从内心洋溢出来的。一个爱喝早茶的城市,是无敌的。

## 诗情荡漾在绿杨城郭里

扬州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。扬州的底蕴不在砖瓦里,也不在木石里,却浸润在绿杨城郭每一丝空气里。当一座城市的繁华,和一个国家诗歌创作的顶峰在同一时间相遇,必然会擦出火花。

初唐时,海岸线离扬州城还不远,因此扬州城南的长江江面开阔,水势浩大,有时沉静如练,有时波涛汹涌。在一个春天的月夜,扬州诗人张若虚来到江边,顿觉心潮澎湃,胸中的诗情喷薄而出: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,滟滟随波千万里,何处春江无月明。”

不久,诗仙李白那带有魔力的诗句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直接告诉人们,在这柳絮如烟、繁花似锦的阳春三月,最宜去的究竟在哪里,勾起了人们对扬州无穷的想象和向往。唐朝的扬州,经济发展强劲,人口不断繁衍,街市商业繁华,城市规模比成都还要大,仅次于长安和洛阳,不管是文人骚客,还是商贾旅者,都怀着朝圣的心情赶往扬州。

来自陕西的年轻人姚合在一个春日踏上扬州地界,他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:江北烟光里,淮南胜事多。市廛持烛入,邻里漾船过。有地惟栽竹,无家不养鹅。春风荡城郭,满耳是笙歌。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,是名副其实的水运枢纽,因此,许多诗人都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扬州,一同游湖登塔、诗酒酬唱。

白居易和刘禹锡就曾扬州留下一段佳话。他俩是同乡人,也是好朋友,唐敬宗宝历二年(公元826年),两人都已55岁,白居易离任苏州刺史,回长安述职;刘禹锡卸任和州(今安徽和县)刺史,返回洛阳,二人相约,在扬州逗留一段时间。

两位大诗人都是宦途多舛,因此惺惺相惜。在一场宴席上,白居易写下了诗句,说满朝文武都在升迁,只有你却频频遭遇种种不幸。刘禹锡则在诗一首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,正是在这首诗里,刘禹锡留下了千古名句: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刘禹锡这首诗写得极好,并不在于辞章优美,而在于一种乐观豁达的襟怀。白居易记下了他们畅游扬州的点滴,大约半个多月的盘桓,他俩每天出去游玩,走遍了扬州桥,登遍了扬州塔,十分尽兴,暂时忘却贬谪的伤感。

目,这个酒厂的建设就是其中之一。广东佛山的老板提起过给酒命名的事儿,还叫“冷菊贞”。小南河发展有多好,村民们不说。村西头有座厂,村道旁有花地,院子里还有个党派来的冷书记,村民们都知道。

董连营的母亲齐登兰听见风声,再看见冷菊贞,眼中就噙着泪:“冷书记,你以后见着我一次就打我一次,使劲打,这样我以后就不会想你,舍得你走了。”

这么多年过去,村民们好似变了许多,又好似没什么变化。依然有人“等靠要”,还有坐在地头骂人的,但村里接待游客没耽误,手头忙活的事情没耽误,有了项目比着干抢着干的思想,更是越来越深入人心。

“唤醒他们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。”冷菊贞说,越是艰难的事情,越得有人去做,这样才不会被现实锁死,才能找到乡村振兴破题的钥匙。

说这话时,冷菊贞的眼里有光。  
“干活儿的感觉就是光。你干活做事聊足劲儿,你眼里也会有光。”冷菊贞用那带着光的眼睛注视着他们,和她对视的时候,他们仿佛感觉到了那光里的炽热。

每一分热,都是为了脚下的这片土地。  
离别之际,我们再一次爬上大顶子山。  
从大顶子山上往下看,小南河村是白云绿野间一块还算方正的烟火之地。

## 曲调萦绕在阡陌小巷里

扬州成为明清时期南方戏曲重镇,人们多归结于其拥有盐商的资本和水陆交通要冲优势。其实,这只是部分原因。如果关注到这座城市骨子里那种爱美、爱生活,又从容不迫的风仪,你就会理解他们心中有歌就必须唱出来的性格了。

明朝正德年间,昆曲兴盛起来之后,全国各地都把苏州的昆曲看成最正宗的,明朝文学家徐渭说苏州的昆曲流丽悠远,最为动人。一条看不见的昆曲文化生产流水线,日夜运转着。那时候,扬州城舞台大,演出机会多,演出水准高,扬州剧坛大有超过苏州之势,从苏州请老师、请演员成为一种时尚。至今,在扬州古城里还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,记述着扬州的城南旧事,这就是苏唱街。鼎盛期,苏唱街周边聚集着数百上千苏州人,吴侬软语飘过青砖围墙,又回荡在枇杷树间。

扬州人爱戏曲,爱得真切,爱得热烈,也爱得专业。“千家养女先教曲,十里栽花算种田。”郑板桥用诗句记下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昆曲趋之若鹜的盛况。

扬州城里,一家家戏班应运而生。七大内班是在两淮盐运使司挂了号的,也代表着扬州剧坛演出最高水准。平时官方有演出任务,必须首先完成任务,其余时间,可以在城里和附近乡镇自由演出。双清班清一色由女子组成,所到之处,明眸顾盼,莺声莺语,让观众如痴如醉。还有一种串班,完全是业余人士组成,平时各自忙自己的生计,牵头的一声令下,有的从插秧水田里上来了,有的放下货担来了,有的从手工作坊来了。他们的演出,与其说是为了谋生,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开心。

苏唱街上的老郎堂是扬州演艺界的神圣殿堂,老郎堂供奉的老郎神,是负责演艺艺人事务的,有人说老郎神的原型就是唐明皇。凡在扬州码头上演出的戏班,必须先到老郎堂把神挂牌,再到司徒庙试演,然后才可以正式演出。

老徐班是扬州戏班的翘楚,自然很难请。有一天,一个乡下人来到苏唱街上的老徐班门市部,邀请戏班下乡演戏。掌柜的一看乡下人粗陋的模样,便故意刁难说,我们戏班天天要吃火腿,喝松萝茶,而且每一本戏的价格是300两银子。按照当时的市价,4000两银子就能买下一个戏班子了。这本是为了回绝而开出的刁难条件,想不到乡下人竟答应了。演出的那些天,乡下人把火腿、松萝茶和银子扔在戏台上,别的什么都没有。在演《琵琶记》的时候,演员不小心唱错了工尺,只见那乡下人拿着一把竹戒尺,敲着戏台以示斥责。这时候,大家才明白,乡下人是

在每个清晨和傍晚,会有摇摆的青烟穿透村口几株直挺挺的树,在密密的枝叶间袅袅地向上升腾。

夏风中的向日葵田,一起一伏,像是大地在呼吸。村庄就在这一呼一吸间摇曳着,像是浪尖波谷中的船。

栖息在这“船”里近6年的冷菊贞,每一个日夜都在创造着“生”的意义。

有时是语出急速的莽撞,有时是目光澄澈的欢朗,有时是安静与挣扎的对抗。“哭巴精”“冷大胆”“冷哥儿”“老赖”……冷菊贞用自己的方式把生命活到极致。

在大顶子山眼皮子底下生活的最后时光,冷菊贞一如平常,早起早睡。到了黄昏,趁着大顶子山遮住太阳,她骑着三轮车去离村不远处的小河沿,捡回一些被河水冲得滚圆的石子,装饰她的小院。

“沾着泥土的,就不会枯萎。”冷菊贞说。冷菊贞拿着相机四处拍的习惯是改不掉的。她把所有的照片存进硬盘里,时不时翻看。杂乱无章的序列仅她自己看得懂,翻到自己年轻时照片,她会快速翻过,鼠标顿了顿,她再翻回来细看。

让她为照片里那个美丽精致的文艺女青年停顿的,正是这六年的光阴。

这六年,上学期间儿子跟她一年只见一

个填词度曲专家,连忙羞愧地道了歉。

苏唱街的中段有一口老井,深深的印痕,就像镌刻上去的。几百年前的清早,晨光熹微中,那些刚刚吊完嗓子的女孩子曾经叽叽喳喳,像小鸟一样拥挤在井台边洗漱吧?

## 梦想翱翔在汽笛声波里

这个城市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,是在西汉,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濞被封为吴王,他在扬州煮海为盐,开矿铸钱,老百姓日子好过了,国家实力也强了,扬州城出现了第一次经济起飞。

第二次则到了隋唐,连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诞生,扬州恰好位于长江和运河的十字交叉点,这绝佳的地理优势,除了对岸的镇江,再也找不出别的地方了。因此,在唐朝,扬州跻身全国一线城市。

扬州历史上第三次辉煌留在清康熙时期,也是由于扬州的交通地位,使它成为盐业的重要集散地,交易地和国家重要的税源地。可以说,扬州历史上的多次繁盛,都是交通区位优势所带来的。

如果在明清时代的春日,你来到江边的瓜洲城,登上巍峨的大观楼,会看到漕船开运的壮观场景。这是一个精心挑选的良辰吉日,官员们穿戴整齐,登上大观楼。众炮齐鸣,旌旗猎猎,锣鼓喧天。来自苏州府、松江府、常州府等地的漕船在此集结,扬帆升旗,首尾衔接,浩浩荡荡鱼贯而出,犹如巨龙横截大江,踏上北上的旅程。

进入20世纪,铁路兴起,水运慢慢衰落。大运河边,那些搭上铁路列车的城市,又一次有了腾飞的机遇,没有搭上的,就会和大运河一起慢慢衰落。扬州的繁华喧闹也渐渐归于平静。

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坎坷,新世纪初,扬州终于第一次和铁路亲密接触。这是一条沿着长江北岸向东延伸的铁路,西起南京,东至启东,叫宁启铁路。自此,扬州正式融入全国铁路网。宁启铁路电气化改造完成后,扬州也跨进了高铁时代。

2020年底,从连云港、淮安至扬州、镇江的高铁——连淮扬镇铁路全线通车,扬州的第二座火车站——扬州东站也同步投入运营。这条高铁的某些区段正好依傍着京杭大运河,高铁列车风驰电掣,与悠长柔美的大运河展开对话。

不久的将来,时速350公里的北沿江高铁,将自上海至南通,一路向扬州延伸。这条高铁建成后,扬州到南京只需半个小时,到上海只需一个多小时。扬州高铁枢纽的地位将更加巩固。扬州的未来,想必璀璨可期。

两面;到县城办事时,才能顺道回父母家看看。对老父老母和儿子的亏欠,她从没人跟人家讲。

这六年,她的身体、肤色、气质,乃至嗓音,都深深地打上了小南河的乡土印记。始终不变的,是每年过年给小南河家家户户拍张全家福。“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,不是一个孝顺的女儿。我一直想着,等在小南河做的事儿有眉目了,再静静地跟爸爸唠嗑……”

话音未落,泪水滚了下来。弥留之际,父亲的意识已经模糊,可他嘴里念叨的,还是要冷菊贞把驻村的工作做好、做扎实……

淹没了。  
在小南河拍摄留存成的成千上万张照片中,那张年轻时文范儿的冷菊贞肖像照被时光泛黄了,淹没了。

有时候,她默默把它拿出来。一张旧照上,30岁出头的冷菊贞,单手放在胸前,仿佛正在用期待的目光,看向48岁的自己。这片刻,用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容颜的片刻,光阴仿佛不复存在。

近20年的时光反复搁置,又重启。经历了无数美好与挫折之后,曾经那个想成为伟大作家的文艺女青年冷菊贞,选择与内心和解,终究还是在这片她眷恋的乡野间,成为了自己。

林建武

北方中元节,闽南普渡月。

“普渡”是闽南地区的一种民俗文化现象,它是糅合农历七月十五日道教“中元节”和佛教“盂兰盆会”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民俗节日。有意思的是,人家过节是一天,而闽南人过节却要一个月。

在闽南,农历七月叫“普渡月”,民间也称为“鬼节”。根据闽南民间的说法,每年这个月,冥府打开鬼门,孤魂涌向人间,到阳间享用民间的祭祀,各家各户须在门口供奉祭品,烧纸钱,敬祭亡灵,希望他们早日脱离苦海或轮回转世。而烧给冥间的要用服纸,就是用金银纸不贴金箔,纸上用木刻墨印几样衣服或马模样,俗称“马甲服”,谓盔甲战马之意,此乃沿袭唐代之俗,焚烧后亡魂在阴间就可以得到衣服穿了。

闽南“普渡”分为“开巷口”(闽南语,意为开门)“关巷口”“普渡日”三个重要时日。“开巷口”,从农历六月二十八到七月初三开始,前后时间由各家根据实际情况选定,此时要摆上水果、茶酒等物,上香后请出冥府先人;而“关巷口”就是在它们酒足饭饱之后收归冥府。

“普渡日”最为隆重,不仅要准备整桌饭菜,三牲酒礼等进行祭拜,以前还要召集外村的亲朋好友来,谁家来的客人多,谁最有面子,那种场面绝不亚于过春节。清代诗人王凯泰在《中元节有感》中写道:“道场普渡妥幽魂,原有盂兰古意存。却怪红笺贴门首,肉山酒海庆中元。”生动表现出中元普渡的热闹景象。

对于闽南的“普渡”习俗由来,漳州、泉州等史志书多有记载:“七月半作盂兰会,延僧设斋,祀无祀之鬼。夜以竹竿燃灯天照,联缀数枝,如滴如坠,望之若星。”康熙版《龙溪县志》、乾隆版《泉州府志》载:“中元祀先,寺观作盂兰会,俗名普渡。南国风俗,中元夜,家户各具斋供,罗于门外或垆衢,祀祀伤亡野鬼。”

在闽南,农历七月是不可进行谈婚论嫁、奠基建房、开业剪彩等事项的,总之,凡与喜事沾边的皆不宜,就连住院手术、小孩分娩能避免都尽量避免。当然如果是外省人在闽南工作生活的,他们就不会忌憚这些。

“普渡日”是按村庄来排日子的,每个村庄的“普渡日”都不一样,所以在闽南有“初一到三十,大家吃普渡”说法,意思就是在这个月,每天都可以轮流到各村去参加普渡活动。为何“普渡日”是一村一个日子?据说与一历史事件有关,在清乾隆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,不同姓氏的两个村子因“中元节”食品供应紧张,在菜市场买鸭子时,两村发生大规模械斗,死伤多人。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,官府召集各村士绅,以抽籤的方式来决定各村“普渡”的日期。

但在我老家那个村,有意思的是没有与闽南其他村庄一样过“普渡日”,而是独树一帜,另辟蹊径,在每年冬至前举行“送王船”民俗活动。因农历七月没有过“普渡日”,所以印象中我们村的人很少去别的村参加普渡活动。在农村那种尤其看重礼尚往来的地方,你老是吃别人的多不好意思呀,索性不去。

因“普渡”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及案件,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困扰与隐忧。为避免“普渡日”吃喝成一项恶俗,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办法到各村宣讲,在村口劝退,但收效甚微。后来,随着中央提倡移风易俗,各地也因地制宜出台一些规定,从而有效遏制了这种攀比吃喝之风。

其实,对于闽南“普渡”活动的这种铺张浪费,一些有识之士早有非议并予以抨击,清末泉州吴增写诗道:“流俗多喜怪,不怕天诛怕鬼害,七月竟作盂兰会。盂兰会,年年忙,纸满箱,酒满觞,刺鱼蟹,宰猪羊,借拜牲,戏登场,烟花彻夜光。小乡钱用数百万,大乡钱用千万强。何不将此款,移做乡中蒙学堂。”

当然,民间传统民俗活动除了庆祝以外,也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文化传播活动。闽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是先辈们“下南洋”的起点,通过调研得知,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家和地区,也保留着“普渡”这一传统习俗,其涉及地区之广、涉及人口之多,十分罕见。